# 禮記通解

禮記通解卷十九

郝敬習

中庸下

第十七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

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

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文武之政文王武王治天下之法度布列也方木版策竹簡古者書記削木編竹人存謂君明臣良敏速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功速也蒲盧即瓠甗一名果蠃長曰瓠圜曰甗細腰曰蒲盧與蜂細腰者同名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蜂也又云果蠃之實亦施于宇瓠甗也猶鳥有雝有鷊草亦有雝有鷊之類蒲盧延蔓多實易長附物而生如政依人而立也或云蒲葦二草也亦易生爲政在人謂政在得賢取人

以身謂君身脩而后賢人從道者範身之具仁者體道之心仁者人也謂仁卽生理也生生活潑之謂仁主生活潑惟人也天下莫非人親則人所以生親親肫切不容已者愛之始也故爲大仁義禮智四德相因脩身親親尊賢三事相成宜者分別順利之意以君之資折節下賢此義之極順利而萬事所以理也故爲義之大殺降也層級曰等在下位十四字錯簡重出知人卽知仁者人也之人而賢人在中天卽首章天命與下文天道天者道之原也達通也道德原于天故達諸天下古今同也惟其同故行之一生而

知謂不慮而知也有不知故學學不能故困生知則率性而行安矣學則會通而行利矣困不通勉强而后可行也三者皆一道德所以爲達好學等三近卽困勉之功生學困者知也安利勉者仁也好學力行知耻者勇也經常也一三五者脩身之事其數九九經者治人之事數亦九九者乾之用數天則也九經首脩身尊賢卽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旣有大臣羣臣又首言尊賢所謂當其爲師則不臣學焉而后臣之者也體羣臣視臣如手足也子庶民視百姓猶子也子慈也百工集而后事成故曰來遠人無家依

人故曰柔柔溫惠也諸侯布散四方故曰懷懷擁護也道立謂君道立猶所謂首出庶物也以刑九族以正百官以法萬民以式百辟一身脩而道皆前定所謂豫也不惑謂不疑于理不眩謂不迷于事昆兄也報禮重感禮遇圖厚報也財材通金木水火土穀等曰材以制器曰用用皆財也足公私俱足也畏生于懷天下之心合則朝廷之勢尊非威脅也齊作齋不雜也明不昏也所以正乎內盛服所以飭乎外非禮不動所以防其邪如此則主敬存誠源清本端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皆在其中矣害德惟讒損德惟色妨

德惟利三者能戒所以貴德尊其位不論官而爵自崇也重其祿不任事而養常厚也同其好惡富貴同所好貧賤同所惡也官謂百官小臣也盛濟濟多士寮宷齊備官事不攝也官盛則大臣之體尊百官總己以聽任其使令責成而上不疑然後籌策可展也苟寮宷缺人則大臣親細事而體褻任使不行則事勢掣肘而權分忠信獨于士者所謂體也小臣疏遠情難上達用其身不體其心則祿亦豢養而士不懷德矣省視也試考課也既當作餼牲曰餼粟曰廩稱事謂省試其勤惰工拙以爲食之厚薄也送往迎來

謂四方賓旅去則導送來則迎勞其中有賢士君子則優崇之無才流落者哀其失所矜卹之有國土無子孫曰絕世有子孫無國土曰廢國續其後曰繼復其封曰舉政壞曰亂勢傾曰危治者理其壞也持者扶其傾也諸侯見于天子曰朝使其臣于天子曰聘聘問也以時謂有常期不致煩費也厚往謂朝聘歸錫予則厚薄來謂朝聘來納貢則薄行九經一者因上文三五并九而約之一者心也心所以一者明而誠也豫猶先也立猶成也天下事皆先本後末先身脩而后天下國家可治也前定即豫也定猶知止有

定之定定豫則自定定則能立跲顛蹶也言語不前定則必蹇澀事以泛應言行以躬脩言困謂不如意疚謂行多瑕疵言有定理則不跲事有成謀則不困行有常度則不疚道有深造則不窮在下位謂爲臣者獲上謂得君自民反約以至于身皆所謂前定也而歸本誠明誠明者凡事之根古今帝王道德事功之本天地鬼神之奥中庸之樞紐也不明不誠親且不能事焉能信友友且不能信焉能事上使下治天下國家乎雖虞舜文武周公孔子未有易此者所以謂行之一也人心不雜曰善不昧曰明不妄曰誠昧則

善者雜矣雜則明者妄矣誠無妄天命之性也故曰天道誠之去妄脩道之教也故曰人道聖人生知安行純乎天也擇善而明固守而誠以人合天即學知利行也博學以下困知勉行也擇善者隨事觀理因物察則而即據理處事順則應物所謂固執也博學五者困勉之功博廣徧也審詳悉也慎細密也明分別也篤用力也所學者廣未必皆知故須問問于人未必恰于心故須思思露端緒故須辨四者皆以行爲實地不可不力故須篤有弗學悔恨之辭前此未學后此學則必成不成猶弗學也措舍也不得不措

者志之奮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者力之勤即其所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也愚必明則善無不擇矣弱必强則執無不固矣如是則自明而誠天下國家事以豫立矣意重困勉望哀公也

自大孝以下三章歷舉帝王盛德大業此一章仲尼之謂集大成也章內皆言脩己治人而脩己爲本治人詳于九經脩己要于存誠以脩德行道道不外人倫德不外知行總之惟誠求誠在擇執擇執在學問思辨行五者本立而后用行皆所謂豫也

中庸是天人合一之理篇首即提天命篇末歸結上

天之載中間發揮天人之蘊此章殆盡蓋中庸之教闡自夫子其道德倫常帝王以來皆已言之其融會貫通以三行五以人合天以明求誠則吾夫子脩道之教故引告哀公語實之

道之大原出于天莫非天也自地以上即天天下無天外之人無人外之事事統于人人統于天天人一也人在天中如魚在水中人體天措事如魚乘水泳游人無之非天魚無之非水體之為身生之為親分之為人性之為仁義禮智由之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得之為智仁勇事之為九經其真為誠其覺

爲明其理爲善其功爲擇執其目爲學問思辨行此天人之蘊君子之中庸至遠而近至卑而高也

世上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與知與能非人力湊合皆是天道自然發見流行其眞切處莫如親其贊相啓迪獎率勸成莫如賢故夫子告哀公立政首舉脩身親親尊賢爲本百行始于孝輔仁資于友雖士君子窮居潛脩外無師友之助內無仁孝之思天下之棄物而況君天下者乎親親是仁尊賢是義等殺是禮知天知人是智四德備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要而言之不是尊賢便是親親隆殺等級只在二端

上周旋故曰禮所生自然曰生即天也

禮所生與後章云敦厚崇禮相應此脩德凝道實地中庸一篇禮之菁華五道皆是禮聖人從容中道亦是中禮脩道立教莫大乎執禮

宇宙惟人人者天之心萬靈之會而具之成身人各有身親為生身之本身各為人天乃造命之元故脩身事親知人知天四者相因仁義禮智四者廢一不可身不可不脩以天人之理備于身也親不可不事以仁愛之根培于親也人不可不知以生生之理具于性也天不可不知以立人之道原于命也聖言精

疏解者牽强朱註云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不可不事親是已又云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不可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又當知天此意狹矣欲綰上文解而拘泥蓋事親必知人以仁为于知也知人必知天以性根于命也

天人兩字即是顯微費隱之理達德達道正是天人會合實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是天生現成底秩序仁義序別信是天命現成底道理知是天生底良知仁是天生底良能勇是天生底力量惟其爲天故古今同有惟其同有故謂之達宇宙民物帝王經

綸聖明述作總不越此舍此無道失此無德離此無
天不曰義序別信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人
卽是道道不遠人微之顯費之隱不可須臾離此也
朋友獨言交朋友分疏無交不成也

智仁勇名雖三純是仁達道雖五始惟親親親亦是
仁道德皆仁故曰脩道以仁三德行五道舉一皆兼
三如舉知亦兼仁勇舉勇亦兼仁知所行雖三行之
惟一故曰所以行之者一豈有誠知不行誠仁不知
誠知仁不勇誠勇不知仁者乎故曰一也生知學知
困知安行利行勉行又就知行中分等級不同而其

知行亦一天人原無彼此所以謂達所以謂天有二則不達不達則非天天故一一故達

三德首知知乾道也在人爲明德眞知合下是行此中庸要旨前章言不明不行舉大舜顏子發揮此理明即誠擇即守非離知求行離行有知聖人屢言一以此三知三行學問思辨與篤行雖對舉其實一知耳故知居三德之先生知居安行之先明善居誠身之先至于誠而知行一矣

道德人人同有處處通行但知不眞則不能行氣不果則不能行以知仁勇行之則一一者不二也良知

良能人所同具天下幾見不學而生成者雖聖人亦用學問雖愚人亦有良心根器不同大約三等生知是天生良知不由人謀不從外得如草木萌芽枝葉扶疎不假安排布置即便是安行矣不能者須學以復不學之體如湯武反之是也不通曰困凡人精神塞極後通鬱極後發學未知須用困困則必勉學則必利利通也益也見世間惟此一條通達唯此一事利益專心趣向故曰利力量不及不敢自誘工夫間斷不敢不繼故曰勉強等雖有三成就時生知安行至此學利困勉亦至此學利困勉之功聖人有用時

生知安行困地衆人有合處道德本達故曰一不然聖凡路斷雖困亦不能通勉亦不能利矣烏乎一子曰好學近乎知以下本另說起據家語皆告哀公語合爲一章亦可皆以達德行達道者也三近皆達德治人治天下國家九經皆達道內事所以行之者一謂以德行道無二與前一也同豫卽前定身脩而后人可治德立而后道可脩學問思辨行之功至而后道德九經可舉也擇善固執以人合天卽所謂以仁脩道以道脩身非兩也誠亦仁也仁亦善也善亦天也知天明善存誠體仁身脩皆所謂豫也則九經

可行達道可舉治人治天下國家一以貫之所謂豫則立也豫立之立與脩身則道立之立同言行事皆以豫立例道亦以豫立也

中庸最忌支離德言三道言五經言九行出種種多般總之一點眞精神化現一凝而三五九成三五九分而一化顯微無閒之道也一以同言非即誠而一著實處便是誠故下文終之以誠使人識一之歸宿處也

豫者循序務本之謂九經首脩身道立即是豫則立故曰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

人治天下國家矣大學亦以脩身爲本知所先后則近道亦是豫則立中庸以明誠擇執爲豫大學以知至意誠定靜安慮爲始皆歸之脩身此言脩身曰不可不知天猶大學逆推脩身至于誠意致知也曰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獲上治民猶大學順推身脩至于家齊國治天下平也皆所謂豫則立也身爲顯微無間之本豫爲本立道行之序聖賢道德帝王功業率由豫立二氏所以得罪于聖人惟其學無階級以頓悟爲捷徑不知豫也道尚空寂以幻形爲假合不知脩身也所以素隱行怪烏能治天下國家

在下位五段由治民約之誠身身脩然後親親尊賢治民治天下國家可舉前定之道也治民獲上遠也朋友近也親又近也約其本惟誠明自近及遠自本及末所謂豫也信友卽尊賢之義順親卽親親之仁誠身卽脩身明善卽知天聖言無二理

誠者天之道以下至末皆言明善誠身之事皆所以豫脩其身爲治天下國家之本也擇執求誠固謂之豫從容中道本立道行亦聖人之豫責成愚弱輩故詳舉學問思辨等功結之以果能

善最微妙易曰元者善之長繼之者善大學云止于

至善天命人性本體純一無雜曰善其眞實無妄曰誠在天時行物生在人三德五道以至萬事萬物支分縷析一一實在現成安得不謂之誠然行生者無行生道德者無道德萬事萬物本無一事一物冲虛恬淡不可名象安得不謂之善善不雜雜則妄誠無爲爲則鑿其實一也不曰善爲天道曰誠爲天道者人性皆善但患不誠中庸責成在人欲人實體其在人之天也

道無爲聖人不言無誠實有聖人不言有蓋道不可有無言言有無是一局之見聖人雖言有無而不主

有無二氏以四大爲空以無爲常天地萬物安能藏之使無自不得不爲實有然至費者即藏乎至隱亦不得不謂實無有亦實無亦實實有者形而下器也實無者形而上道也器有形色道無聲臭道器一貫顯微無間故誠者兼有無而言也

明即善之神善即明之精非二也大學明德即是至善知止即是明善善非即明焉知擇善善不自明誰爲善擇固執只是明善著實處

不曰明者天之道而曰誠者天之道何也中人以下天明至善者少氣拘物蔽雜于僞妄者多徒語以明

則情識轉增恒人識非不足但若妄多故應病與藥命曰誠誠則無妄無妄即明即善即天從容中道者聖人當體是道知盡仁至乾乾大勇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百行萬善纖微曲中純乎天者也擇善固執者日用隨處體認天理主宰精明不爲小體欺蔽不爲聲色外物牽制決從天理上行更不暫得暫失此以人希天者也此便是天人合擇知也執仁也固勇也一也

大學一明明德便了當在衆人分上作兩事明似知誠似行明工夫誠本體或以明爲本體則明明爲工

夫以誠為本體則誠之為工夫皆方便善誘名殊理一

知離行便似夢中孩提知愛知敬方是天明樣子今人認夢作醒故聖人不復與言明另提誠其實誠明非二大學釋誠意惟毋自欺毋自欺即明衆人不悟恰似明低于誠誠高于明故子思又有性教合一之說

天道非空虛時行物生絪緼變化乃見天道人性非空虛道德九經脩己治人治天下國家乃見人性故曰誠若論性體有甚學問思辨惟論盡性功用須擇

善固執試看道德九經可是不擇執做得否離却五常九經可成道德否所以曰誠曰豫聖教中庸異于二氏惟此

佛氏言發眞歸元背眞逐妄妙明圓覺皆蹈襲誠明惟偏語上達故流爲荒蕩後儒避嫌以誠明爲事物上工夫向枝葉皮膚尋討以爲眞實異于佛老之虛無不知眞實正不在枝葉也虛無亦是聖人語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篇中言不睹不聞未發之中篤恭不顯無聲無臭論語言屢空非虛無乎今一切推與佛老退守皮膚自命謂

儒此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二氏者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皆是困勉用力處弗得弗措之志與人一己百之功正其所爲博審慎明篤者也天命人性不由外得中人以下氣昏累重徒教以存心養性漫無依據須耳目心思歸併義理上鑽研體究約束得十分緊搜索得十分急方有猛然覺悟之路故五者接引中下愚弱輩廢一不可譬如塞漏舟不放一毫走洩始得朱註謂誠之之目則可謂爲學知利行之事則不然學知利行者未至煩費若此

五事雖聖人不廢而不倚此中人以上須此而用力易學斯博問斯審思斯愼辨斯明行斯篤此學利輩也中人以下博以求學審以求問愼以求思明以求辨篤以求行故歷數其事而又矢以弗措之志乃所以爲困勉也

五事亟數其功夫詳密非拘先後次第待完一件後及一件也纔學卽行學不輟卽篤學則卽問思辨行非待四事完始去行也

全篇自此章以前多言下學道之顯也而微在其中自誠明章以後多言上達道之微也而顯在其中前

此許多義理結局在誠明兩字故下章以後卽承此兩字立言蓋道莫大乎中庸中庸自夫子發之中庸莫要于誠明誠明亦自夫子發之首章推道原于天而仲尼曰以下皆申明夫子中庸之旨所以承天也舜文等章言道盡于帝王而自誠明以下又申明夫子誠明之旨所以承列聖也

第十八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此至至誠無息章因夫子誠明二字發揮天人之秘詩書惟言明德至夫子言誠非明外別有誠也天

人之理會于明聖人之德本于明衆人之性同乎明
但爲妄念昏擾迷其本覺如大學云自欺依本明發
現而本明不得自主譬如草寇稱王假也求明須去
假假去則眞還惟聖人無假眞性常湛天光犖照是
謂誠明純乎天命故曰性也衆人多假須毋自欺使
眞宰爲主良知自覺祛除客賊之妄謂之明誠此全
仗脩道之力故曰教二者道有天人其實非兩論性
明即誠誠即明論教誠可明明可誠一而二二而一
但天下性者少教者多是以君子誠之爲貴也
此章因前章成功一明善誠身與首章率性脩道融

會而言見天人合一天所命卽聖所脩意不主分疏性教而主天人一貫所以爲顯微無間也

本惟一明耳誠是治妄之藥妄是遮明之障篇首但言知知卽明也誠爲脩道者言大學惟明明德以誠爲入門誠意本致知毋自欺卽明也物格而后知至者自誠而明也擇善而固執者自明而誠也大學言上智中庸言中材言誠則通顯微合知行事理一貫言明則似主知遺行見理遺事故中庸屢言誠聖人稱至誠亦方便立名聖者明之至孟子云心之精神謂之聖聖卽明精神卽誠至誠卽明德故云惟聰明聖

智達天德者能知之曰著曰日章曰知微顯知風自知遠近慊明德皆明也學者知誠之爲貴不知明之爲體惟不明所以求誠如雲霧旣淨天日自朗惟不誠所以求明如陽光爍照凝凍自消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明非二也

程子論明誠云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此語粗淺朱子以爲得其訓又論誠明云誠卽明也此語眞切朱子以爲誤二于近代師儒于此道竟若何張呂游楊諸說渾如猜謎及朱子自論誠引窮理盡性至命又引理一分殊致曲章引氣質與性厚薄

異同纏繞支離如解天命之謂性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皆所謂莊子註郭象也

說者以莊周云恬知佛云寂照定慧當誠明知慧照可當明寂定不可當誠佛寂定主于空聖道在人倫日用事物上著實故曰費而隱莫顯乎微所以爲誠佛驟意上達聖人教人下學而上達相似而不侔

第十九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章言誠明之性性者生理卽是明至誠只是無妄無妄則本明自徹便是盡性一念不真卽本明一念受蔽卽性中一念不盡一事不真卽本明一事受蔽卽性中一事不盡所謂至誠者存體應用光明洞達盛德大業被四表格上下而性體圓融無礙事理如一虛虛朗朗純純常常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斯謂之至誠斯能盡性而人性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一以貫之矣所謂誠明之性如此
○道不離人世間故盡性必盡人物成己卽成物言

至誠功用必兼載物覆物成物言天地功用必于生物總之離事物無性命故大學致知在格物論語君子脩己以敬安人安百姓盡在脩己中合天地人物爲己全體天地人物方是至誠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方是至誠盡其性盡人性者立人達人富之教之之類盡物性者取以時用以禮之類如是則能裁成輔相天地之宜故曰贊化育贊助也天地自少人不得尤少聖人不得故曰與天地參參三也中兩成三說詳易

○誠明有自人心言者有合天地萬物言者盡人物

贊化育參天地是合天地萬物言誠誠之至也明動變化是合天地萬物言明明之至也大學謂明明德於天下孟子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人心與天地萬物通誠明一也

中庸本禮書人所以淪爲禽獸惟無禮也聖人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參爲三才之主舍禮何以哉盡人物贊化育無非禮儀威儀三千三百之發育峻極所謂中和位育者也論盡性而離禮荒蕩無据未可與下學言也世儒解盡性動引禪寂違中庸微顯之教朱註云知明處當正是盡性實落事業聖人純是天眞

用事儘教千變萬化絲絲是性命田地豈懸空證印拈花微笑伎倆彼以出世爲見性毀形滅倫面壁跏趺以爲自度度人果爾撐持宇宙只消沙門足了何必二帝三王孔子爲知釋氏見性之謬則知至誠能盡性之實此中庸要旨故中庸與禮非離而二也

第二十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上章至誠盡性是自誠明者明則誠矣故人物天地會爲一原誠之極也此章致曲是自明誠者誠則明

矣故能形著明動以至變化明之極也

恒人于塵勞昏迷中一念乍覺如電光石火不得引伸直達命之曰曲此不昧之良即明也曲鉤也如初月一鉤如春草句萌故曰曲致者推而廣之引而伸之也致曲能誠自明而誠也本明爲妄念纏褢不得出現一曲復蘇正是生機由此保護充養使昏翳漸開天光漸朗妄去眞來由一念至念念一時至時時一事至事事工夫牢密水到渠成自然篤實光輝日新月盛以至出身加民成功文章昭融宣朗感動變化而至聖之功亦馴至矣不言贊化育參天地者分

量稍別存乎其人耳

明可言曲誠不可言曲曲亦訓小如暗室一點白形著明由此生著明之明即誠明之明形著變動化皆明也形著者明在近動變化者明及遠而明居其閒六則字有幾存焉知遠之近知微之顯所以為明

此章微顯之旨最微上章至誠盡性渾化無微顯之迹此曲即是微致曲即是慎獨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致曲尚微能誠斯顯形著以后顯即是微曲能有誠立本以藏諸用也形著明動變致用以顯諸仁也至于化而外內融天人一聖凡齊顯微無閒矣工夫

有漸次微顯非二理但在內者日積斯在外者日新
外可見而內不可見故言功始于微而推效達諸顯
實非判然二也責成之意歸重末一句

第二十一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章言明聖人之事自誠而來也誠極無妄如明鏡止水風塵不動虛室生白清通無窮故與造化同神鬼神即造化興亡妖祥蓍龜四體皆造化自然先至

之兆禍福善惡聖心自然先覺之理造化以誠而運聖心以誠而覺其所以覺處惟是消息虛盈與太虛同運不待禎祥等兆而知也兆是鬼神分上事知是至誠分上事故曰如神易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凡先兆皆謂之祥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妖禽獸蟲蝗之怪謂孽鄭謂動乎四體爲龜四體謂也朱註動作威儀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是也世俗占眼跳耳熱噴嚏等亦是動乎四體

易大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也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即前知也聖人知
即是行保泰持盈銷患未萌非苟知之耳與末章君
子闇然日章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血脉相
應所謂誠則明也夫子告子張十世可知大學知止
定靜安慮皆此理二氏蹈襲爲通慧之說非有異術
大抵人心虛靈即是鬼神能盡其心即與大虛同神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苟戒懼慎獨致中和
至于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自能不億不逆先覺乃平
常之理也小人無忌憚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如醉如

頑焉能窺前知消息故挾術用數欺世罔民無所不至好奇之爲累耳前知如神與上章參贊變化皆極高遠而要其本惟至誠所以爲中庸也

第二十二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章專言誠賢人之事自明而來也由擇執脩道入故反躬無不實之理推行無不成之物仁智兼舉內

外咸宜誠之至也

此子思自立言誠者何也有形色即有天性各各充滿完足是人所以自成其爲人者也率而由之之謂道不待假借不得推諉自己性命職業非自道而誰之道乎所謂自成自道何也天下之物有始有卒必徹首尾完全然後成物皆誠所爲也如孝慈誠而后成父子仁敬誠而后成君臣性命誠而后成人物假若其理虛而不誠則其物亦滅而無有所以誠爲自成君子安得不自道以求誠爲貴苟能誠則自成其已矣而物亦由已以兼成蓋已非虛已萬物皆備而

為己成非獨成萬物兼體而后己成何也成己即是公溥之仁成物即是明通之智仁智皆性之德性體周徧無內無外率其明通公溥者運之時人時已時內時外措之無往不宜所以成己兼成物也信乎誠為自成而人當自道此誠之者也

誠本訓實實者不虛也以成訓誠者言虛則不成也一誠立而內外人己無不完成故謂之誠終始即成意凡物有始無終殘缺則不成首尾全乃稱成

誠為明精明為誠神一點虛靈聚則生散則死故曰物之終始萬事萬物皆然不誠無物足上句為物終

始意言誠體物不離即誠者自成也誠之爲貴工夫唯大學毋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於爲物終始親切

成己成物知仁內外即顯微之旨仁知即達德之仁知仁者人也不成己則生理虧欠而不仁知者明也不成物則錮蔽隔塞而不知合內外即是顯微無間戒懼慎獨不離道于須臾也時措之宜即是道自道所謂君子依乎中庸起下章無息之意

天下古今共由之謂道而皆以爲自者乃所以爲成己而成物也成己即自成成物即自道道在自成內

成物在成己內己非自己無物非己。一理即萬理。一心即萬心。凡夫心頭各具聖賢大人事業。不離孩提方寸即宇宙。一掬含萬象。正是中庸精微廣大田地。釋氏緣飾爲淸淨大法身。爲無量大法界。爲帝網珠交映。爲剎塵中塵剎。爲芥子納須彌。爲毛端現寶塔。種種詭譎曲說。喜新者詫爲奇特。厭常者忽其本有。俗儒拘格套。則足適屨。將聖教性命中和之旨。疑爲二氏旁岐。一切割棄。可怪也。此與至誠無息兩章。發揮精融博大。奥旨微言。最宜潛玩

第二十三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此子思自立言人心一念真實皆與性命相應但私欲少間即真體不完雖演粉飾以圖小補自成未能何以成物盡己未能何以盡人物贊化育參天地乎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無息功用如彼其盛有以也何以明之人心有息則操舍無恒天理周流則貞常可久久則德日盛而功業徵于外由久徵者自舒徐綿長有久道必世之仁而悠遠由悠遠積者自旁薄渾

淪有洪仁厚澤之施而博厚由博厚起者自後傳烜赫有成功文章之發而高明博厚故能奠安一世而載之高明故能怙冒一世而覆之悠久故能造就一世而成之載物惟地至誠亦能載物覆物惟天至誠亦能覆物無疆成物惟天地至誠亦能成物是至誠配天地也此等功業本性命上經綸由隱微處浸漬豈表暴而章衰矜而變作爲而成者乎蓋天下事業易簡則大脩飾則小順性命之情當天人之理如舜之憂民猶無爲也禹之勤勞猶無事也藏于無聲臭運于不睹聞微顯不二故能存神通化與天地同流

豈勉強襲而取哉是故崇高莫大乎天地約其道惟曰不二蓋一則神二則雜人心亦惟一片虛明添一物便迷失本來而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元循環前無始後無終亘古今如斯其不二也故其生物之功變化莫測所以能博厚能高明能悠久在一處爲然在處處皆然自一處觀天昭昭之多耳及徧觀無窮則日月星辰所附麗萬物所覆冒孰非天也自一處觀地撮土即地及徧觀廣厚華嶽以載河海以收萬物以載孰非地也天地[illegible]莫大于山水一卷之石亦山而究其廣大草木所生禽獸寶藏所興孰非山

也一勺之潤亦水而論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所生
貨財所殖孰非水也而莫非天地也天地生物不測
如此其博厚高明悠久可不謂極盛而要之皆不二
爲之不二者何卽至誠無息也在天爲命在聖人爲
德詩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乾健之本也運爲
時行物生天之所以爲天也又言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者是文明之本也發爲謨勳功業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天曰不已文曰純天與聖人非異也純者
無雜不已者無間無雜則亦無間一也無雜卽誠無
間卽不息天與聖人豈有異道乎

此章承上章成己成物發揮至誠之蘊喫緊在無息卽首章不可須臾離君子時中依乎中庸之意道非空寂高下散殊總屬眞常天地得此覆載生成而貞觀不朽聖人得此存神過化而上下同流人物兼盡中和位育其本在人心心之精神卽誠但著一私卽生一隙遂與天地不相似無一私自無息便與天地同神與天地同神卽與天地同功用矣乃所以爲參贊之道也其要惟無息無息斯至誠無息卽不二卽純卽不已主宰在此悠久無疆積于此高明博厚培于此

前五章遞言誠明意重在誠以至盡性參贊明動變
化前知如神人物兼成功用大矣博厚高明悠久卽
于此見非由人力皆至誠無息之功也誠本人物各
具無息是聖人與天地合德者也子思深知無息之
難恐學者以參贊位育爲可襲取而嘆曰故至誠無
息此一句結上起下下遂原起不息不復提至誠者
至誠之理上數章詳矣下句云不息與無息稍異無
息現成贊聖之語不息工夫推勘之辭首句贊歎語
氣少歇與後章首句大哉聖人之道相似下文功業
總括一故字內朱子謂不息猶言無息將首句一逼

讀下失之
人性合下實理本無虛妄故曰我欲仁斯仁至放心
一收便與天地相似但不得常住乍起乍滅有息便
是不誠純純常常一念萬年方是至誠卽是無息非
兩事兩時也
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無息也人心天靈亹亹
一片生意全眞沒假自沒空隙外界牽引卽是假私
意內萌卽是假知解測識卽是假棄妄投眞卽是假
但假卽息無假自無息君子戒愼恐懼無須臾離依
乎中庸遯世不見知不悔方是至誠成己成物合外

內之道時措之宜方是無息

至誠無息不善會便墮禪寂蓋不見不變無為不二於穆不顯即首章不睹不聞通顯微隱見已發未發不可須臾離者也費隱合天人合知行合誠明合所以不可須臾離此中庸實地人性眞精神文武周孔功業文章向此中鎔冶有何表見動作施為之迹故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事理一貫非默坐澄心之謂也世儒說中庸處處分析所以治外者落事障脩內者坐理窟事理不得融通何名無息一入理癖則至誠無息成禪寂矣

厚難博厚尤難博則厚無不徧矣明難高明尤難高則明無不照矣久難悠久尤難悠則久而無心矣三者合內外之道業如是德亦如是卽前章盡人盡物參贊動變化之景象中和位育篤恭天下平皆此景象借天地以形容聖人之功德也無物可指而無一物非是兩間動植流峙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民安物阜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也平實易簡中庸田地與人為纖巧迫狹者頓殊皥皥驩虞所以分矣地道有形萬有布列故不見而章以贊其配地乾道變化一氣運行故不動而變以贊其配天天地易簡

故無爲而成以贊其配天地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兼形體性情言昭昭小明也昭昭而又無窮一撮而又廣厚皆形容不測之意宇宙無處不是天地山水亦天地也此等處神奇恒人厭常罔覺君子知微不可思議故曰不測與前章人有所憾意同振收也洩漏也卷拳通小也鄭訓作區以卷爲圈義亦相通一勺猶一滴寶金玉之類藏蓄聚也殖生也水能滋生百物天命天之元神資始羣生易謂乾知也於嘆辭穆深遠也即無聲臭之意不已天行也兩蓋曰子思推明詩意

一言而盡卽言一也不二卽一卽無息卽誠卽純卽不已天地生萬物變化不測惟一誠無息聖人運萬化動變不測亦惟一誠無息孔子無意必固我故仕止久速用舍行藏無可無不可與天地同不測衆人方寸營營機械變詐亦自不測而背妄逐眞牿之反覆所謂不測者乃其冥行用罔者耳

何謂不二未識造化反觀自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乾坤之體發而皆中節之和便是乾坤之用用卽是體和卽是中識得中便識得不二識得性便識得命識得人便識得天子思引文王純亦不已之詩

正是發明不二可謂盡淺漏矣

子云吾道一以貫之一即不二君子多乎哉不多即不二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即不二乾坤若不易簡四時萬物必錯亂人事顛倒只爲念多

論道以天地爲極則此中庸之教與二氏異也天地者人物之總領人物自天地生自天地滅除却六合以內無人物便無道德故道以天地爲至釋氏希出世何曾將天地磨滅[illegible]併現在荒廢講張爲幻欺世誣民聖教脩道以誠攻毒之針砭扶羸之膏粱也

至誠無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理人各

完足人自迷失無息而息盡趣向章變成邊迷卻不見不動無為一邊所以小人的然日亡小人不知性命聖人終不言性與天道纔中人以下合併不得嚴語以不見不章無為不息尋奔向空虛其害愈大罪就見動為補救猶免傷手叔季聖遠人心大壞根本盡撥子思承聖祖修道之教盡發元始之祕首立言便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未發謂中已發謂和中為大本和為達道早與學人打併一片故曰不明由不行不擇由不守放卻明單提誠惡學人補苴鋪張尋事枝葉又慮學人貪空守寂冥入理障惓惓合併

命曰中庸。可謂良工苦心。秦漢諸儒理會不出。東晉諸子逐影捕風。至南宋諸儒看出一段風光。自謂得千載不傳之秘。畢竟又被此秘瞞却。近代士講良知。詆宋儒支離。畢竟又被良知瞞却。始信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不可以語上。千萬世教學不能違也。今旣知得至誠無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休遂向此中默坐。休更作意尋求無息。不見不動無爲。是知何。但依平常日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庸言庸行。飲食衣服。作止語默。觀會通。行典禮。爲所當爲。久則便自至誠無息。自有高明博厚悠久。田地自然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矣、天地聖人、豈有他術、是曰中庸

極言天地山水生物不測、以形容至誠不二之妙用、微而顯、隱而費、證中庸之非空寂也、所以爲天、所以爲文者、隱微也、天道貞觀、文謨丕顯者、見顯也、見顯與隱微一也、於穆不已、卽時行物生、時行物生、卽於穆不已者、謂天外別有所以爲天者、何處可覓、文德純、卽是文謨顯、文謨顯處、卽是文德純、若說文外、別有所以爲文者、亦復何處可覓、皆支離之見

此章所言、皆天人合一之妙、精微廣大、非由絲毫人

力安排中庸化境道之極則故引文王結之下章以凝道君子承之歸重于仲尼仲尼繼文王者也故曰文王旣沒後死者與于斯文孟子謂孔子於文王聞而知之其以此與

第二十四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承上章子思自言聖人之道大矣哉洋洋乎充周無外其發生養育萬有不齊之物莫非道也性命各正皆乾道變化故其峻高上極于天道豈不大哉然所謂大非躐等空虛也優優然舒徐饒足著之爲禮儀何啻三百析之爲威儀何啻三千日用倫常出入起居率而由之亦非發育峻極者之散見乎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道之實地也故君子脩道莫要于行禮禮待其人而後行苟無聖人中和之至德三千三百未有從心之矩則道

之發育峻極者烏能收拾凝聚一以貫之邪君子欲崇禮天命之性道之原也人所同得是曰德性超形氣之表為衆體之宗至尊也衆人以外物陵奪以小體壓制則褻矣必尊奉之為主宰而性體無形末由尊也戒懼慎獨以至事為擇執皆屬問學乃所由以尊德性之路也德性廣大由問學致之而廣大者多闊畧又精微之必盡焉德性高明由問學極之而高明者多窮奇又中庸之必由焉德性中本有者故也由問學溫習之日著日察則本然之內日有新知焉凡若此皆以培養德性使忠信誠慤之體渾厚完固

德以基而日進禮以謙而日光時措咸宜順帝之則大禮與天同節故曰崇也此禮得人而行德斯至道斯凝矣然豈高遠之爲崇乎亦惟是居上爲下不驕不倍處治處亂時語時默詩云明哲保身其即敦厚崇禮之謂與凡人驕倍語默失宜生于浮華敦厚崇禮者自無此失所以明哲保身也

上章言聖道與天地同流其大至矣此章言君子凝道要于崇禮此後所言多禮事歸重仲尼禮教之宗以爲末章篤恭天下平之本也大哉聖人之道猶上章故至誠無息結前起後之辭洋洋充盛也優優寬

饒也發育生養也峻極高至也皆言道也發育以布散言峻極以上達言卽發育者之徹上也發育峻極卽中和位育前章聖人同天道不已之意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道之體段如是也優優大哉卽聖人大哉之道申贊其所爲大者隨處充滿條達非二氏空曠煩促之比禮儀禮之儀冠昏喪祭之類威儀行禮威如之儀升降揖讓之類百千言多也三百三千多之至也見道體寬裕饒洽從容纖悉日用不可離之實鄭氏以周官爲三百儀禮十七篇爲三千拘也德得也道得于心曰德凝聚也如凝冰

凝脂之凝道凝爲德德散即道水凝爲氷氷融即水人心精神凝聚乃能合漠即篇末闇然入德之意中庸責成在人而道體布散公共有聖人之德然後道聚故曰凝也尊者奉以爲主也即首章戒愼恐懼之意德性人所得于天之性道由也由爲率性之路也問學問之人學之已如擇善固執之類問學不離德性道即所爲尊也致廣大四語皆尊道之功彷彿仁義禮知四德而歸重崇禮與前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皆禮所生正相應中庸本禮教之宗此章約之以禮爲脩道之要故尊德性五句重末一句各句又重下

半句前四句皆敦厚崇禮之功各下半句又所以道問學爲尊德性之功也德性無據惟據問學致廣大以下皆問學之道而尊德性在其中遞至敦厚兩字畧住培養根深眞積力久動容周旋中禮三千三百悉歸踐履道之發育峻極者始可與上達故曰崇也崇卽峻極于天禮卽禮儀威儀易曰崇效天卑法地君子敦厚守禮撙節退讓至于中和位育直與天載同神至德不顯故崇也中庸以禮爲實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驕不倍禮所以謙而尊也不驕不自用也不倍不自專也有道則言無道則默不違時取裁

也下章反此不曰行舉曰言與言爲行責也堯之試舜亦曰言可底績而后登庸六經亦聖人之言不言曰默默足以容盛德若愚也猶舜居深山無異野人所謂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至人無迹也夫子處春秋人呼爲東家丘非以其默邪明達于理也哲察于事也保身猶易言利用安身以崇德精義入神以致用事愈近而愈遠德愈約而愈神所以爲脩德凝道之至也

前章言君子之道此章首言聖人之道承上章德業同天非聖人不能也前此脩道後此凝道所謂雖聖

者能之洋洋贊其大優優亦贊其大架詁以大綱對
舉未然萬物化生即道法象高明即道禮即道非另
有道發育峻極以生禮也峻極即發育者之上達亦
便是高自卑之意優優大哉大非蹴等也日用大經
小曲莫非發育峻極之實地中和以致位育造端夫
婦以察天地故禮者聖道之綱紀也待其人即待聖
人行即行禮禮行即道行行禮即致中和者兼聖人
中和至德則發育峻極之至道不得凝聚爲己有孟
子云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周旋中禮即是從
容中道尊德性道問學其功不一歸于敦厚崇禮盡

廣大精微等皆虛說惟一禮實節三千三百者也道體
極于天不越乎禮所以爲中庸舍禮語中庸猶求行
而履空也

道屬聖人者人能弘道道惟聖人能擬也發育峻極
者天地萬物而天地平成萬物咸若顯道神德行者
聖人也苟無聖人萬古猶洪荒故道以人而神人類
滅則無天地人心死則天地萬物不可見故曰易有
大極是生兩儀大極者人心也張子云天地至神必
待人而存是也聖人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莫大
乎禮故舉禮儀威儀三千三百即所謂經綸天下之

大經者聖人也故曰聖人之道猶天子之天下焉爾

○聖教不言性與天道惟禮下學而上達論語一書禮好禮執禮動之以禮約之以禮顏子為仁亦惟復禮禮者視聽言動之準論語十二篇聖教模本而中庸一篇教外傳心言性與天道語中人以上使民由之者也而寓諸禮禮中也樂和也中和禮樂也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卽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之謂故道不越倫常倫常卽禮此篇前半言脩道舉人倫後半言凝道舉禮及三重憲章以至篤恭不顯惟是敦厚崇禮耳自此篇獨行此旨

遂晦宋儒惟朱子厚識此意其講學必舉禮德性本也問學尊德性之功也德性以問學爲道不可離可離非道學問之道不離德性顯微無間也德性即中天下之大本此性不與諸緣對不與萬物伍不可奔湊不可思議巍巍獨立故尊也但一不點染虧損即是尊即是致廣大極高明溫故也廣大高明無可揣量精微中庸是實地故無可端倪知新是發現雖如此分疏實忌破裂即事是理即心是知心爲知宅知爲心主離心致知則知爲記問離知存心則心爲佛老此子思所以作中庸也中庸復破裂良成

辜負

性與虛合是謂廣大惟起我見藩籬隔塞則狹小矣致者廓而大之一私不叅也盡精微者卽廣大中條理區別絲毫不爽也德性神靈不受形囿是謂高明惟物欲壓制遮蔽則卑暗矣極者徹而通之纖翳不留也道中庸者卽高明處當理近情不務奇[illegible]也廣大則萬物一體痛癢相關性之仁也明不受欺則高不受屈如身死呼蹴不屑牿亡夜氣猶存性之義也溫故以知言良能卽在中溫者不冷落生疏之意保合溫養勿忘勿助則天靈常惺善端滋長是謂知新

性之智也自致廣大至知新皆以尊德性道問學而培植其忠信之體以崇禮也蓋浮華落盡天眞完固以此行禮視聽言動非禮不由德性存而道之洋洋峻極者悉歸踐履矣日用何處非禮則何處非道故禮者道之履也崇禮獨言以者總結上四句工夫所以也大抵中庸一篇爲四十九篇綰轂此章爲此一篇準繩此句爲此一章關紐儒者摘而離之失其解矣

敦厚兩字爲下章不自用不自專免烖怨譽骨子卽君子慥慥依中庸遯世不悔與末章闇然惡文爲己

篤恭之實心廣大等隱隱四德與前達德應優優大哉例行遞自邇登高自卑素位不願外之境中庸一篇道理周匝文義條貫如人身毛竅喘息相通所以爲廣大精微之言

自古聖賢學問惟有德性一事離德性無復問學德性無把捉仗問學落實發育峻極無把捉仗禮儀威儀落實道無把捉仗禮落實禮以忠信爲本是厚也厚即德性敦此厚須由問學君子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子夏云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子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皆言德性外無問學也朱子分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為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illegible]為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若是則所謂德性者但廣大而不精微高明而不中庸故而不新厚而不禮所謂問學者反是德性不能知必待問學問學不能存心專責德性道體之細偏屬問學而德性不能盡道體之大偏屬德性而問學不能包豈理也哉廣大高明故厚是德性廣大致高明極故溫厚敦非德性是

學問也蓋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是問學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獨非問學乎凡人氣質用事德性失主祗緣不學一日不學則德性被氣質壓倒試回日用體勘問學德性骨髓相關德性為主問學所以匡救其失將順其美者也離德性言問學支蔓耳離問學言德性風影耳二者顯微無間合外內之道問學以尊德性即擇執以求誠若何離之

至德凝至道而云默足以容猶國無道遯世不見知行乎貧賤患難之意事本尋常要其至非如易乾初九龍德坤六三含章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不能大抵

小人無忌憚與君子中庸所爭毫釐世多臨難苟免之小人亦無患難足以死之至人中庸之理圓融周匝變動不滯始言性命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大本而終于位天地育萬物言強以寬柔爲君子而矯極于至死不變言知能始于愚不肖而至于聖人天地不能盡言道德峻極于天而凝聚止于不驕倍保身言禮惟不自用自專免烖寡過而至于經綸之本達天德遠近高卑通融一貫所以爲中庸至德也凡二氏言道抗之使高中庸言道約之使卑此章自洋洋約至優優自天地萬物約至禮儀威儀自廣大高明約

至敦厚。斂華就實、所以爲微之顯、遠之近、高之卑也。

二氏將眼前平實之理、擴掇向上、遺世界民物。一切抛荒、豈成道德

中庸說到至處、便歸重知。明哲與後章知天知人聰明聖知應、篇首鮮能知末、篇末知遠近風自微顯、謂之明德、大學首明明德、中庸終明德

第二十五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子思自立言，承上不驕不倍，相時保身，皆君子敦厚崇禮，素位而行之事，其惟孔子與。孔子以天縱至聖，爲禮教宗主，不得制禮作樂，故其言曰：無德而自用，無位而自專，生今而不從今，非保身之哲，乃招烖之道也。觀于此言，可知爲下者，雖有制作之德，必安微賤之分。非天子無三重，不敢議損益之禮，不敢制品式之度，不敢考書名之文。今天下猶文武之天下

也今之禮度文猶周之舊章也試觀車跡同軌則百度皆同孰敢制度書皆同文孰敢考文行禮者等殺皆同孰敢議禮七百年間上非無天子而無德不敢作禮樂下非無聖人而無位亦不敢作禮樂所以聖如夫子亦從周耳自言曰吾說夏禮無徵不信我殷人殷禮亦嘗學之尚亦有徵而非其時矣惟周禮時王之制今用之吾所學在是所從亦在是矣此所謂爲下不倍者非邪

言禮度文不言樂樂卽是禮故樂記于禮也六經有禮無樂禮卽是樂世儒謂樂經亡非也說詳樂記

凡民賤而愚不倍是常事惟聖人聰明睿智混跡凡民而素位時中如乾九二天下文明乃足稱耳夫子當春秋不得位脩明六藉開中庸之傳以啓後人正爲下之事故曰莫我知也不怨天不尤人遯世不見知不悔此中庸實境闇然之實事故此章即承爲下不倍引夫子言明之下章雖居上而意重爲下見無三重者不倍難耳故下章即以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承之

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生今反古者無時即下章謂無三重者也裁菑同禍也非天子以下子思之言議禮

謂議親疏貴賤隆殺之禮制度謂制車旂服色宮室器用之度考文謂考正點畫聲音形象之文今天下子思自謂其時蓋周威烈王之世也軌車轍跡周人重車冬官掌其制廣皆六尺六寸輪居兩旁行地轍跡皆同至秦數用六軌始六尺也古書法皆大篆秦變小篆今隸書也行履也禮者履也倫謂等級次第有位無德未能免愚有德無位未能免賤引夫子從周明生今不可反古也杞夏後宋殷後夏禮曰說世遠畧也殷禮曰學世近詳也夏無徵故不信殷有徵而今不用非其時也愚不自用不驕也賤不自專不

將也生今不反古識時也栽不及保身也不言二代之禮語默適宜也皆反上章之意

第二十六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

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子思自立言也仲尼集帝王之成而不得王天下至于定禮正樂祖堯舜師文武以斯文自任春秋之作自謂罪我然則天生聖人主張世道欲常如三五盛時相忘于大順與民寡過亦難矣令即所云裁及其身者論之雖有王天下之君子聖神開創作君作師眞有此議禮制度考文三大權以經世立極則不惟君子之身可免自用自專不必生今而反古且使斯民信從無愚賤之裁道德一而風俗同豈不寡過

矣乎是何也有位無時若夏商之制作雖善而無徵則民必疑有德無位若仲尼之聖雖善而不尊則民必玩欲寡過難矣王天下者有三重蓋其本諸身有聖人至德凝道以為制作之原徵諸庶民為一代尊崇信服大有為之君則所議所制所考徵諸三王因革損益合而不謬也立而與天地參裁成輔相順而不悖也質諸鬼神微顯變化冥合而不疑也俟諸百世以後之聖人心思經綸乎契而不惑也夫鬼神至幽矣後聖至遠矣君子何以無疑不惑蓋理莫備于天人而德莫妙于知君子德性問學貫通天人鬼神

雖幽天道之變化耳以所知質之夫奚疑後聖雖遠
人道之脩凝耳以所知俟之夫奚惑則天地三王明
白已往者益可知矣王天下者有三重如此由是以
之動民風行草偃天下後世率以爲路政教規畫守
爲程憲號令文章誦爲典謨而子孫黎民世世守之
矣遠而九州要荒闔風想慕近而畿甸侯服列邇蹲
依此大同之化順治之極已當斯之世上無顛覆之
主下無非議之民抱道德者不必軫憂世之慮有學
問者相忘于大道之公民信民從無災無害何必畏
天憫人悲吾道窮以是得寡過矣詩云在彼無惡在

世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繹斯詩也凡君子抱制作之具有世道之責者六事不備欲永終譽難矣是詩也為杞宋作也雖善無徵當時已不勝厭射之感而聖如夫子雖善不尊不免非我之憾憂世君子奈何易言寡過乎信乎堯舜文武之際萬古一時唐虞成周之治不再見于春秋天所以王成仲尼也

王天下謂始受命之君如禹湯武是也三重即承上議禮制度考文皆王者之重事有謂有德有位有時可作禮樂也寡過即上不驕下不倍聖人為天子作禮樂則天下信從所謂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庶

人不議何過之有非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過也爲
庶民而弗信弗從亦過也上焉者雖善無徵謂如夏
商先王之禮下焉者雖善不尊謂如孔子不得位子
思之意傷春秋無王下焉者不尊也故君子以下明
有三重寡過之難君子之道卽王天下者之三重也
本諸身謂有德位時徵諸庶民謂民皆信從考諸三
王以下至知天知人皆本諸身之事動而世爲道以
下至有望不厭皆徵諸民之事繆謬通考諸三王不
繆君子之德位時卽三王也建諸天地不悖立而與
天地參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不悖謂三極道同貫

鬼神無疑所謂體物不遺誠之不可揜者在君子之心也百世俟聖人不惑謂後之視今猶今之視三王也知天謂通極于命知人謂能盡其性知兼行也鬼神言天天工也聖人言人人極也動動民謂鼓舞振作也道率由也行施爲也法法度言號令則準則也遠謂遠方望謂想望近謂朝廷邦畿厭玩視也詩周頌振鷺之篇夏商之後爲客于周周人爲作此詩也在彼謂在本國在此謂來周庭射斁通厭也夙夜猶言朝夕永終譽長保令名也不如此謂不如本諸身之事蚤有譽天下謂遠能徵諸庶民也反言以明三

重寡過之不易如吾夫子道貫天人生不逢辰退而與七十子講道洙泗之濱脩明六籍以詔萬世亦幾乎議禮制度考文者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然雖不得爲堯舜文武之業而傳述堯舜文武之道乃所以爲下不倍依乎中庸惟聖者能之矣

此與上章偏承居上爲下不及有道無道蓋不生今反古無裁寡過即是識治亂語默之時者

第二十七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子思自言天生仲尼名教之宗主也自堯舜授中爲斯文祖仲尼述之是今日中庸所自來也道至文武盡爲經制仲尼奉揚以爲憲章即篇中所言九經達孝從周學禮之類是也往古來今時序推遷天行無窮仲尼上律之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法其自然也四海九州八方風氣水土區別仲尼下襲之安土素位流行坎止因其定理也夫道惟帝王大經大法與宇宙元氣元形之統盡矣而皆凝承于仲尼一心

想其包羅之大如天地上覆下載函蓋無餘也其闊四時寒暑交錯運行日月晝夜相代生明萬有不齊之物長養于中而不見相妨萬有不同之道並行其中而不見相悖其散殊可謂繁矣此誰爲理之而不亂是謂小德如川之流千支萬派連絡分明也其含受可謂至多矣誰爲積之而使化是謂大德雖敦厚重累如大冶洪爐銷鎔渾化也此天地所以持載覆幬成其爲大者也在仲尼聰明聖智仁義禮智時出爲言行達諸中國蠻貊是小德也經綸立本知化無倚之仁天淵是大德也下章詳之

此章特稱仲尼者承上數章之意歸德于夫子也祖述以道言道者千聖不易祖始也不可尚也述傳也不可易也稱堯舜中自堯舜啓也憲章以禮言禮者一代因革遵奉曰憲表揚曰章稱文武者今用之從周也禮亦是道文武之道自堯舜出亦若水土之從天時也故曰不能安土不能樂天天時流行不息水土居方有常律合也襲猶服也持載猶承載覆幬猶籠罩天覆地載言其間包括無餘也四時錯行謂寒暑相推也日月代明謂晝夜相禪也萬物謂人物凡有形之類洪纖高下皆是也並育謂同養育各一其

生而不相妨害也道謂造化人事物理二一切精粗偏
全醇駁之類如天道有風雨露雷地道有平陂易險
人道有善惡邪正並行于天地之間而不見其相違
礙也然則天地可謂大矣于其分疏不亂見德之小
焉于其包括無遺見德之大焉川流如川之流不息
不亂也敦化厚積而融化無梗礙也兩間如尾閭沃
焦物向此中盡是敦化也生住異滅各從其中往來
是川流也德無大小就開合處見天覆地載即是德
道行物育即是德費隱合一微顯無間非天地道物
之外又別有德也天地所以爲大謂天地間若有相

皆相悖者。卽兩間不勝偏倚。不成造化。無以爲天地矣。非別有兩德能使天地大也

此章語多分疏而實一貫。言祖述卽貫憲章。言上律。卽貫下襲。言天地卽貫日月四時萬物。言大德卽貫小德。故末句獨以大結之。總見聖人之大耳

律者。應和之意。天道圓通。故曰律。襲者。變易之意。地道殊方。故曰襲。律如呂律之律。天時無形。以聲氣協應。所謂從律不干。羸虛消息。順氣候之自然也。襲如以衣襲裘之襲。羔裘則襲緇衣。狐裘則襲錦衣。暑則襲葛。寒則襲綿。各有所宜。猶儒行其服也鄉之意。律

天時順帝之則襲水土素位而行順帝無常素位有方上律如無適無莫下襲如止仁止敬

聖心萬理該備故包括如兩儀時措咸宜故往來如四時日月一自統體言一自流行言流行在統體中萬物道皆是流行邊事統體見大德流行見小德

萬物儘有相害者如衆寡相陵强弱相吞猛獸相搏並然而善惡以類分盈虛乘除究竟理齊道亦儘有相悖者如寒至違暑夜來掩晝然各以序推遷竟不踰越若物能相害則寡弱無噍類猛獸滿世間矣若道相悖則來者長存往者不復返矣

兩並字便已不相害不相悖矣朱註分不害不悖爲小德並育並行爲大德未然天地之大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大德就全體見並育不害言其閒物物各正不亂也並行不悖言其閒時時並運不息也二語皆川流之意就統體內分疏明天地之大非混雜也混雜則大不成故末句言所以大結之所以大者奥緊在小德惟其分疏得開所以銷受得盡敦而化者本以待川之流流而如川者正以行化之敦天地之閒惟是盈虛消息相倚所以不窮苟無大德以銷融其積則川流有時而竭無小德以疏濬其流則敦化

有時而壅如是則些子未免隔閡斗筲之器耳況持載覆幬爲天地之大乎

並行之道所包甚廣多指人事言朱註解道卽四時日月于本文不重復乎本文歷舉四時日月萬物道見天地所持載覆幬之多見其爲大耳朱子謂道卽四時日月本欲避佛老百家之害道者其實大道不分藩籬書惡岡出異途以此爲諱儻所謂割聖道以奉二氏者非邪

小德大德借天地形容聖人心源存主處爲大日用泛應處爲小大德渾同猶上章峻極發育小德分疏

前上章三千三百于德性見包括于問學見精詳天地亦然聖心亦然

此章逐段之意畧重下半截含文武無處見堯舜違水土無處見天時天地之間廣大富有茍紛拏淆雜間斷歇息則萬有銷滅乾坤幾毀烏能大故天地之大契緊在錯行代明不害不悖聖人之大契緊在尋常日用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聖人以此作易即是小德川流之意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並育並行小德五句皆以分疏天地間條理脉絡周流不息

所以敦厚變化而成大德天地所以大也蓋大道不離乎常希聖希天只在人倫日用間窮理精義則盡性致命可幾所以為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也孟子贊孔子之道如泰山河海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亦即此意

自自誠明至不驕不倍是從微妙處說到平常自愚而好自用至小德大德聰明聖智又從平常處說入微妙反覆發揮中庸微顯之旨曲盡

第二十八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

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子思自立言也天下至聖所謂誠明者也生知得于天縱爲能聰明睿知視無不明睿通乎微知周乎物靈秀首出足爲君臨天下之本惟其生知是以德備寬裕溫柔仁足爲涵育天下之本發强剛毅義足

爲裁決天下之本齊莊中正禮足爲敬脩天下之本
文理密察智足爲辨别天下之本即其至足者擬其
量周偏廣闊萬理兼容聖心何溥博也即其至足者
探其藴深潛活潑萬化含源聖心何淵泉也性融理
洽隨感順應時措咸宜圓神不測又如此就其溥博
擬之侔憣如天萬象無不包也就其淵泉擬之停蓄
如淵衆流無不資也時見爲容聖作物覩民莫不敬
時見爲言訏謨定命民莫不信時見爲行淑矩芳規
民莫不悦民心所在即是聲名是以洋溢乎中國施
及蠻貊以至舟車人力所可到天地所覆載日月霜

露所墜隊凡有血氣為人者莫不元后尊之父母親之所謂聖人與天同德不其然與

此承上小德川流言明之事故首稱至聖聖通明也聰明睿知至明之體仁義禮智四者明而誠也下章經綸立本知化至誠之體聰明聖知達天德誠而明也先聰明睿知後四德德始于知也孟子云智譬則巧始條理者知之事故三德首知聖人生知卽明德也下四足由此出朱註分質與德質德非二也生知卽聖德耳目曰聰明心思曰睿知睿思也知覺也覺為體思為用思知來覺藏往臨謂照臨容含受也執

操持也文順美也理條貫也密詳細也察分明也別辨析也一聖分爲聰明睿知一聰明睿知分爲寛裕溫柔等十六又分爲容執別敬散爲言行達諸中國四裔窮天極地無所不至所謂小德川流也溥徧也博廣也淵深也泉不竭也時即臨容執敬別等時聖德時措又居高臨下順風而呼其應自遠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復何疑焉惟吾夫子足以當之雖不在君臨之位而神明天縱窮荒異域千秋萬禩靡不瞻仰儻所謂配天者非邪前章多以天道配聖人故曰答前章而言

知有體用偏全聰明睿知知之元神文理密察知之旁通聰明睿知是明德文理密察是格物乾道資始萬物唯知聖人照臨萬民亦唯知仁義禮之用有方知之妙用無窮人心之靈萬事之宰四海之遠億兆之繁聾蔽微暧非知何以首庶物爲照臨之主是以五德首知也

按此章之言極其表揚所謂微之顯也

第二十九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子思自立言聖人五德時出窮天極地莫不尊親可謂神功駿烈然其敦化之本亦惟真實無妄之心盡倫盡性知命而已蓋聖人聰明睿智自然先覺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是天下之至誠也道不越三綱五常如大孝達孝庸言庸行達德達道雖至聖功業配天究竟惟尊親可知天下之理不越人倫是謂大經雖亘古流行而當其辨分明微大綱小紀皆由心思經綸五教來敷三綱來陳三千三百未備而親義序別信截自聖心者大經之源也天命之性喜怒哀樂

未發隱微獨覺萬理所從出也惟至誠纖僞不畱爲能洗心退藏時時見未發之中以植萬事之根所謂立本也維天之命性所從出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而天不可見造化生育即是命之流行至誠盡性于天命本體晬然無無毫髮之障存主應用脉脉與時行物生並運脗合乾始之知蓋知之一點人物之精一毫不容減減即斷滅一毫不容添添即意見寂寂惺惺不二不息是謂知天凡此皆誠神妙用不仗氣魄不著意想一一至誠而道德性命會其元矣所以爲大德也于經綸處觀人倫之至可不謂仁惟誠無倚

而淪浹于天綱人紀者皆惻怛之眞何肫肫乎其仁也于立本處觀可不謂淵惟誠無倚而眞性常湛萬理停蓄莫測其底何淵淵乎其淵也于知天處觀渾然一天惟誠無倚性靈之中全體大虛何浩浩乎其爲天也向使倚一毫人爲即是一毫虛假安得功用之盛如此此際微妙玄通唯聖人能之亦唯聖人知之實能聰明聖知者與天同德乃于肫肫之仁淵淵之淵浩浩之天親詣實證自然默識若祇憑揣擬講說此理不容口耳此知不落見聞安可襲而取乎

此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即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者也皆反本還元之論而歸結于至誠者蓋中庸立教主誠誠則通天人安勉明則性生知能之中庸終誠大學始誠皆下學上達之敎又明主分疏故以小德川流言誠主統會故以大德敦化言也大經猶言達道經綸猶言料理皆聖人心源上事故屬敦化經條理也綸合繩也父子君臣夫婦經之分也父子相親君臣相敬夫婦相配綸之合也三千三百秩序等級不容紊如織布帛絲縷入扣無一絲一縷紕繆方謂經綸大經者道也大本者性也天地化育命也立本之立猶居也本則立非強

立也知主也也猶易乾知大始之知性與虛合天地聖人知一也時行物生天地之化育也鳶飛魚躍聖心之化育也知化育即贊化育位天地也惟至誠能主之所以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也夫焉有所倚誠之至也倚依傍也有所依傍即涉思勉至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不曰無倚曰焉有所倚言此際無所容于倚也即中庸不可能之意要之三者皆所謂至誠能盡其性也經綸者性之作用立本者性之蘊藉知化者性之玄通也生意曰仁以經綸言也肫肫懇至也含藏曰淵以立本言也淵淵靜深也自然曰天

以知化言也浩浩廣大也上言如天如淵聖心與天淵猶二此言其淵其天聖心即天淵更無容擬矣仁天淵與上章五德非異此就敦化處難名難狀而贊歎之猶所謂無聲無臭至矣云爾固眞實也眞聰明聖知即前章至聖也達天德即聰明聖知焉有倚即是達天德達通也通爲一無天人之別也知與知化之知同知即能非但心悟耳前曰唯天下至聖至誠爲能此曰苟不固聰明聖知其孰能語勢相承以見誠明合也此德非倚才識可辦豈倚才識可窺惟聖默成惟聖神明與前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相

應上章以用流言故有血氣者見聞信而知尊親此章以敦化言故無聲無臭惟聖爲能知聖也前章費而顯此章隱而微也

中庸一書教人于顯處識微于事物上見性命故篇內提挈顯微之旨此章終以性命之微所謂大德敦化也經綸三事總括一篇頭緒猶易謂窮理盡性至命也大經即達道庸德三千三百之類立本即戒懼謹獨明善誠身盡性之類化育即覆載生成發育峻極之類化育言知者三才合契惟知也三事即首章命性道不及教以敦化言也經綸大經教亦在其中

矣三德獨言仁者善之長也此章總括道德而會諸誠至誠者聖人之心仁淵天者贊聖心也非聰明聖知不知者隱微之至所謂不睹聞無聲臭天德之化也

德至人所不知可謂隱微之極要之不離盡倫故首章自天下大經約之性以立其本通極于天以會其原苟非經綸則言天下之動而不勝其亂言天下之賾而不勝其惡寧免于荒宕寂滅之弊乎聖人所以觀會道行典禮中庸所以爲禮教而作也故學禮者達其源論道者準諸禮舍禮言中庸豈作者之意哉

內惓惓㣲之顯以此下章爲申明之

第三十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父）鉞（月）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

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
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
此子思自言之言也中庸之道顯微無間雖至聖至誠
功德配天微妙不測總之切近乎實之理非務外忘
內亦非執內遺外也詩云衣錦尚絅古者錦衣必加
素紗于外為其華彩大著惡而欲掩之也道有著者
有不著者不著者顯諸仁渾然無迹而著者藏諸用
包羅其中有若絅之襲錦者然蓋天命人性不越乎
常無務世駭俗之奇豈不闇然而天地萬物經緯變

化日新月盛卽在其中非若小道私知俏然炫燿根本撥而拔葉隨之者比也是以君子之道庸言庸行不爲不淡而性命之旨有天下之至味焉可知可能不爲不簡而易簡之中有天然之經緯焉致中致和不爲不温而圓融之內有井然之條理焉其藏蓄閎然如此而其聰明內運旁燭無疆如天地萬物遠邇造端乎夫婦知遠之近也如明動變化風也始于致曲知風之自也近與自皆微也遠與風皆顯也一靈中主存神過化不見而章蓋道貫微顯非離近與自而精飾于顯亦非遺遠與風而枯守其微夫本立達

道行中和並致費隱兼融無賢知愚不肖之偏蔽而至聖至誠天淵不可知之妙深入其微矣所謂闇然而日章者如此于何徵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非所謂微而顯乎君子非圖于顯也生平內省無病不愧于心所以大過人者其惟微而不可見之處耳人不可見莫如屋漏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人不見君子之動而君子敬心常存人不聞君子之言而君子信心常存所以內省不疚無惡于志為人所不可及耳謹其微以圖于近而不待見于遠是謂知遠之近也如是而風不行于遠乎詩曰奏假無言

肆靡有爭上無言而下靡爭君子之德風也蓋本欲偕以進化欲民為善而自勸何待于賞欲民夫惡而自畏何待于刑非無賞刑也有微乎刑賞者德也故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德者自也百辟刑者風也君子風天下以德刑賞不事而篤恭于上民勸民感而天下自平謂非微之顯乎乃為闇然日章而入德至此微斯至矣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言知微也苟無是德徒恃刑賞孔子謂之化民末務不足語微也詩又云德輶如毛毛雖微猶有形迹可比亦不足語微也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斯其至矣

蓋時行物生者天載之顯於形不已者天載之微無聲無臭而時行物生者天道知微之顯也篤恭不顯而民勸民威者君子知微之顯也性命也天人也一也所以爲中庸也

此章發揮微顯之旨引詩詠歎詩可以興也絅縈通絅衣縈麻布單衣一作褧明也士昏禮作景后夫人五服有素紗是也闇暗同韜光也的然光芒射人貌日亡中無所有也淡無味也厭惡也淡而溫是闇然處不厭文理所以異于日亡者也三知是闇然內真明日章之主有戒懼意心之神明曰知即上章聰明

膂知下引詩之言明德也風者鼓舞之名出乎身加乎民出乎身者君子之德風加乎民者四方風動也自由起也三之循環風焉接乎遠自内接乎微遠之近由顯入微也微之顯由微達顯也風之自顯微之聞也自即不睹不聞天下大本獨也即微也遠風即達道即顯也三之即易所謂介也幾也悔吝者存乎介介于石不終日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虞舜大知顏子擇守至誠如神方是知幾介于石非苟知之耳入德入微也易云退藏于密入與虛合也德即上章天德下文不顯之明德也潛伏屋

漏二段遠之近也奏假不顯二段風之自也予懷明德以下費微之顯也人所不見即微也屋漏室西北隅古人室東南隅爲戶西南隅當牖幽深爲奧西北隅向戶受明爲屋漏牖中見明故曰不愧奏假進而假神也人鬼交曰假無言猶無聲靡有爭人化于敬也鈇扎刀也鉞斧也百辟諸侯也刑法也篤恭端恪也予懷上帝思文王也聲色謂號令文章即刑賞之類大猶麤也輶輕也倫比也凡有形迹者皆有比擬德輕如毛詩辭也毛猶有倫子思反詩辭屢引詩詠歎使人感動深思也載事也聲響也臭氣也二者雖

形又無之微斯至也不言無形色言無聲臭者天有
形色但形形色色者不可見微之顯也
此章總挈全篇要領申明顯微之旨而歸本于知使
人見道于微也蓋中庸一書懲道術支離教人于微
處識顯于顯處識微故顯微兩字一篇樞紐前二章
贊至聖至誠功業配天顯之至也道德精蘊極于不
可知微之至也然疑于過高非平常之理而分言似
違一貫之意故此章復就近裏融會蓋德有根柢道
非浮華達之天下國家者即根諸天命人性者也議
諸天命人性者即顯之天下國家者也顯微合故曰

闇然日章此道之大全也人莫不有性有命而日用皆爲執顯遺微故此章始攝顯歸微欲人以事合理也終遂微出顯欲人以理合事也蓋可見可聞者道之顯不見不聞者道之微顯者民可使由微者不可使知苟能于事物見性命即是行著習察由仁義行即是君子時中能擇能守闇然日章而道德舉矣此一篇肯綮篇內未詳故末申明之朱註以闇然日章爲下學立心以知遠之近等爲知幾以入德爲下學之始按下學如擇執學問思辨等事篇內詳矣淡簡温不厭文理是闇然境地知遠近風自微顯是日章

精神以論治則霸者之驩虞即小人的然日亡而闇然淡簡不厭正王道之皡皡以論學則君子依中庸遯世不知不悔素位而行不驕不倍惟聖者能之豈下學舍擇執而驟語此乎知幾惟至誠易曰知幾其神顏氏之子尚未盡許知即是行若以知爲下學猶虛見耳豈可入德德言入猶道言凝也道散故凝德微故入易云洗心退藏入與虛合故末贊其至豈初學可企朱又謂引詩有淺深疎密以潛伏爲下學謹獨按戒懼愼獨篇首已及不須複說屋漏即潛伏不動不言即人所不見篤恭即不用刑賞天下平即民

勸威復言敬信者申明人所不見之功也復言篤恭者申明不用刑賞之本也何淺深疎密之有大抵此章論道之要非專爲道道之功衣錦至温而理合顯于微道之體也意重誠而明在中知遠之近以下通微于顯道之用也意重明而誠在中此自誠明合外內之道也夫子罕言性命學者不可得而聞以至百家泛濫不識天人性命本同一體賢知者執內遺外愚不肖者逐末忘本子思諄諄發明一貫之旨中不離庸庸卽是中人苟于顯處見微于巳發處見未發于日用見性命于事物見道德于天下國家見心意

知則雖堯舜之憂勤湯武之征誅猶是篤恭無爲中庸之要領也今之解者處處分析旣乖中庸之旨又以此章顯微專爲下學謹獨則其弊必至貪靜守空默坐理窟併中庸爲畫餅者矣豈究竟之旨與日章卽在闇然內如味在飮食內火在木內生意在穀子內篇中大舜文武周公孔子卽是闇然日章之君子楊墨申韓九流百家三代以後雜霸之治章句記誦之學皆是的然之小人佛老與偏守理窟之儒又是闇然不能日章素隱行怪者也聖教顯微一貫達道卽是大本平天下卽是篤恭非枯寂默坐以爲

闇然也故曰衣錦尚絅闇然而日章
淡是中庸本色大道正味故曰不厭朱子謂下學不
歆豔世味如此解淡須厭方可淡不厭簡文溫理是
舜文周孔風範非下學可到
三知入德徹上下而意指上知與前章聰明聖知知
化育之知同凡中庸言知卽行言明卽誠虛見非眞
知朱子解易乾知大始云如知府知州之知主也此
知頗似遠由近主風由自主微爲顯主一靈常主遠
近風自微顯通融無礙故可攝六合爲秋毫可通一
息爲千古可運四海于掌上可流明畔于萬里所謂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是乃爲入德德至微也入德即入微無聲臭無睹聞天命之性天下之本由此出機由此入撥自大虛來還大虛去方是眞知

淡而不厭三句是闇然知遠三句是日章即入德境地入德即是上達夫載引潛伏屋漏二詩微闇然即不睹不聞微也引無言其刑二詩微日章即中和位育顯也引予懷明德微入德之妙顯微無間也不動亦敬不言亦信不任于顯民勸民威百辟其刑不任于微遠近風自渾化無迹歸于無聲無臭之天載而

也天者道之統時行物生風雨露雷無日不振作故至顯莫如天而太虛無疑惟玄惟默貞觀貞明亘古如一故至微亦莫如天聖人之于天道一也諸弟子疑聖人有隱夫子援天以示無行不與天人合顯微一乃爲至德故中庸終始[illegible]天也佛氏竊取此義爲最上乘而學聖道者不講于微顯之義則是天以頑空爲無聲臭聖人以默坐爲不睹聞豈不誤乎

闇然是的然對治藥君子之道不但的然非住處即闇然亦非住處故曰闇然而日章但道有發眞歸元處聖人有安身立命處爲學有起根築基處不得舍

近圖遠舍卑務高舍微求顯所以惡文而闇然耳及至篤恭田地儘教枯木寒灰黜聰明遺形骸而不謂之微儘教成功文章光四表被上下而不謂之顯乃爲淡不厭簡文溫理唯一知真遠近風自之迹化無聲無臭與天同神故曰至矣

潛伏即闇然人所不見即潛伏人所見惟言動敬信不待言動即不睹不聞顯微合一之功即潛伏內省人所不見之處敬在不動信在不言即知遠之近知風之自而顯入于微民威勸百辟刑即近者遠自者風而微出于顯所謂闇然日章如此不顯惟德予懷

明德卽所入之德聲色不大毛有倫無聲臭卽入微之景象

不賞不怒非廢刑賞但勸威不本此篤恭非端默無爲端默無爲是闇然不能日章也天道運而不息惟自然聖人率性終日乾乾惟曰篤恭堯舜憂勤文武制作夫子九經弗得弗措人一己百亦惟篤恭不曰篤敬者心曰敬容曰恭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而見君子之容本其在外名其在內所謂微顯也微處難名外視闇然故曰篤恭天象周旋不住惟北辰一點見其不動所謂不顯明德不大聲色無聲無臭皆不離

顯上見故曰天下平引詩言明德應上文三知入德誠而明也

道以通微爲極故歸于無聲臭二氏以無爲常從無說向有中庸以有爲常從有說向無從無向有懸空無著從有向無根基可據故曰下學而上達二氏偏著上達所以失之或曰中庸言無與佛言空何別佛氏言空無色無像中庸言誠有色像而無聲臭色像本有也佛謂之無是以有爲無也聲臭本無也聖人謂之無是以無爲無也故曰形色天性也有形色無聲臭則有者實有無者實無故曰誠法象莫大乎天

地佛氏併天地爲空夫實者焉能使空聖道有無虛實同體形上曰道形下曰器色象者器也無聲臭者道也道器有無一貫色象隱乎聲臭無聲臭不離乎色象故但可謂之無聲無臭終不得謂之無色無象佛併色象無之誕矣然則佛氏與聖人異乎曰佛氏焉[illegible]與聖人言同異粤自孔子子思時佛未興也學者但多言語文字未聞性與天道故子思述性道而佛晚出拾聖人唾洟自文聖人言性亦言性言心亦言心言中亦言中言眞妄亦言眞妄如大學言明佛亦言明言知亦知言止亦止言定亦定言靜亦靜論

語言空亦空言覺亦覺百家踏襲未有如斯之公然雷同無忌憚者矣聖人開基垂統中業式微佛氏陰謀篡竊呂嬴牛馬眞僞不分宋元晦諸彌近理而大亂眞誠然矣爲今之計有討其亂辨其眞而儒者不能討除其亂而但譊譊辯我非佛氏至于逃形畏影舉千年堂構累代衣冠重器一切委以讓之如周棄豐鎬越棲會稽環堵自守以爲已有遂使佛氏久假坐成彊大是誰之咎不思孔子言性道子思作中庸是時佛安在千年後忽被攘奪而儒者顧謂明心見性圓覺眞空皆佛氏語予謂之劃聖道以伎佛豈誣

與嘐乎若佛氏者正吾夫子所謂不可使知之者也其譸張亂正至此而世儒昏儒盜爽主人主人畏盜令與吾聖人分曹論同異儒所以為儒耳誰知烏之雌雄

此章之旨實不專為下學而解者疑可與入德不似上達語未知中庸一書皆賢人謀道之言有證道者聖人言聖人事也如天子言天下自證也有謀道者賢人言聖人事也如士大夫說朝廷宗廟非盡已有也論語聖言惟聞默識無隱無知一貫不多與道合眞故不言而信無淺刻隱秘之語此篇子思為頌

述聖祖言性命言中和言誠明言微顯語故玄趙潛
天潛地卒未易曉又如大學言明德言至善言誠言
正孟子言性言氣與義微旨審賢入君子變世衛道
闡繹名理不直則不見要之不離文字去道猶垣一
方也昔堯授舜曰允執厥中至矣盡矣淺學好事僞
增危微等語皆中庸糟粕思孟牙後慧古文孔書所
以爲魚目耳世儒不解此奈何言中庸槃裂禮書孤
遠離宗宋元晦謂使人神識飛揚者茲則有之矣探
異詭妄一部中庸孰非下學而獨此一語邪

禮記通解卷十九終